

捉

鬼

以
面

王任叔著

捉鬼篇

王任叔著

復興書局印行

自序

這里六篇東西，全是偶然收集在一起的。產生的時間，差不多隔了五個年頭。彷彿一篇是二十年十一月里寫的，若木君的煩惱，以下的三篇大約是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間寫的，其餘二篇，則是去年的東西。

因為自己不常寫文章，且時時擱筆的緣故，前後文體不很統一。也許這叫讀者看了，彷彿看到雜誌里各個作者的東西一樣，反而增加些趣味也未可知。那麼，這又是作者無意的收獲了。

東西並不好。但有一樁值得紀念的事：發表捉鬼篇的申報月刊，發表若木君底煩惱和茶社里的新生周刊。都停刊的停刊禁止的禁止了。想想這古國里各種刊物的短命，真覺得寫文章的無聊。

說這古國是個鬼國呢，那未免有點不敬。但作者總覺得活在鬼世界里，常常

白晝見鬼。有時連自己身上也感到有鬼氣通過，忽然成了匹「小鬼」。說句老實話，捉鬼篇里的周小學，倒和作者自己相像。一邊用良心主義的哲學，去詛咒大雄鬼之類一邊却一個勁兒努力爲大雄鬼之類服務。最後却還掉落在飯碗里。作者在這里，正和在文學里發表的我來自東的文字一樣，決不肯放棄自己，而光去詛咒別人。說是「慚愧」，自然「慚愧」。該引爲說是「該死」，却也萬分「該死！」是爲序。

捉鬼篇

目錄

捉鬼篇	一
自殺嘗試者	七五
若木君底煩惱	九三
霧	一二三
茶社里	一四九
彷彿	一七一

捉鬼篇

一 這里的一羣

夏。

是馮二爺家那條黑毛白花狗躲在一株大樟樹下拖着滿沾白沫星子的舌頭，呼盧呼盧喘氣的盛夏。

這大樟樹，就長在一座野祠外，靠右邊，臨大路，往馮家村去那一頭。

樹葉子黑牙牙地綠得發了油。離離密密的紮住，不讓毒太陽從這里漏下一絲二絲兒光。散下一大塊濃濃重重的黑影，全像一座天造地設的好涼亭，彷彿在等

待那些田頭上烤着冒白烟的太陽的農人們，到來歇息一會兒。

可是，這野祠座落，雖然正在白水鄉四通八達的要路口，但在萬隴阪里，就帶了點兒偏。跑到這裡來歇息，準得耽誤半柱香的來回路。這炎炎的大暑天，田頭莠草可特別長得快；不趕早給耘光來，準叫秋里收成減一半。人們也就各抱着個火燒着的心，伏在離離密密的禾田里，脚呀手的使勁幹。誰還得空閒兒來這裡坐上半柱香，抽一肚半肚老黃烟。

這麼着，這野祠就鎮日價給四周的寂靜包圍住。雖則這大樟樹的枝葉間，有時也伏上一隻二隻小知了，趁空來一陣嘎呀嘎的。可是這聲音有點兒尖，像條鐵絲兒穿過空間，沒把這四周的寂靜打破，倒反而添了份涼涼的味兒，益發感到這寂靜的濃重。——濃重里偏又襯出這野祠的蕭條、頹廢、虛空。

可是今朝這野祠全沒那麼個氣分。

第一是馮二爺家那條黑毛白花狗，肚子下屈着後脚，顫子下伸着前脚，歪伏着個癩腦袋，拖着滿沾白沫星子的紫舌胎兒，那麼個呼盧呼盧在喘氣。第二是那

野祠的大門邊——正落在那塊『江左名宗』的匾額左橫頭，直直地貼上半尺來闊的一條長長的紅紙條，寫着『天長縣第五區白水鄉鄉民選舉大會會場』十七個端正正的柳體字。這紅紙條兒就有抹殺那野祠的存在那麼個輝煌。但實際上，這野祠却全賴這輝煌的紅紙條兒，今朝才得充實地存在下去。

不信，你瞧，馮二爺家的大公子馮長明先生，這回正一身白綢褂褲，趂着雙拖鞋，搖着把蒲扇，走進大門去了。

野祠里大殿上，早已坐上十來付白褂白褲的。叫人見了十有九猜得中是那些各個村里頭斯文人。頭里那些左廊右廂全堆滿些柴葉枯骸的，這回竟也給打掃得乾乾淨淨。大殿上那些牽來綁去的蛛網絲子，灰塵穗子，居然也給收拾得不見影子。祇是橫樑上柱子邊，那一抹二抹白白的雀屎燕泥，跟神位牌前一堆二堆蝙蝠拉的黑小丸子，還依然點綴着，給撇在這些人的注意圈外。

『啊！這寡婦今朝竟也打扮得那麼個齊齊整整呀！這就叫我看也愛哪！』
馮長明先生鐵搭鐵搭的把拖鞋拖到左廊中段，就那麼個高聲叫起來。

大殿上正廳里靠簷前，一把高背木椅上，馬上滾下個像彌勒佛那麼個袒着半個胖肚子的胖傢伙。頭里，這傢伙本來是跳着的脚兒攔在椅面上，抱着膝頭，像條懶貓，蹣做一團，打瞌睡；憑空聽到馮長明那麼高聲叫，趕快醒來滾下去，兩腳來不及穿正拖鞋，後足絆住了前足跟，一滾，滾了一個大筋斗。這結結實實的胖個子，就從石階上直滾到天井里。幸虧這天井是塊泥地面，這胖傢伙滾走了熱夢，一蹣落爬起來，拍拍手里脚里泥土，把敞開的白褂子扣扣正，聳了聳闊肩膀，拖出一聲笑：

『霍霍霍！馮先生！這叫做放歡迎砲，可惜沒掛紅！可是——剛纔，你說的什麼話？』

這胖傢伙就搶上兩步，趕到左廊頭，扳住笑得歛了過去的馮長明。

大殿上已經笑得成一片海。左廳里，一張張的長條桌子邊伏着寫選舉票的年輕小夥子，這時候，全停下筆來瞧住滾下階去的胖傢伙，嘩啦嘩啦合着笑個不了。有的笑得捧肚子，有的笑得拍桌子，有的咬住筆桿子低低的笑，有的還離開座

位蹣到正廳里，拍着手兒前仰後合地笑彎了腰。

可是等到這胖傢伙一拉住馮長明的手，拉進大殿來，彷彿忘記了剛才翻的那個大筋斗，一邊請馮長明，坐在另一把高椅上，一邊回過頭來跟那些抄寫手——年輕小夥子說：

『笑什麼的？笑什麼？這有什麼可笑！真是年輕人高過了興，大熱天氣，笑出汗來，可不是玩意賬！』他說着，又宕了過來，翻一翻堆在第一張長條桌上的空白選舉票，『噯！噯！小兄弟們，得趕快！得趕快！這麼一大堆，今兒得趕成。事情是笑不成的。笑多了汗，我可沒錢給你們吃人參。』夫汗者乃人身之元精。」中國醫書里，有那麼句話！我記得！我記得！呵呵！這個舊道理，也許你們不相信。』

這十來個伏在長條桌上的抄寫手——年青小夥子們，剛剛收住了笑，正要理平票紙來寫，聽這胖傢伙那麼個壽頭壽腦來了一大套，馬上按着各人的——中學生或是高小學生——那些個身份，來了一陣高低不同的放肆的或帶點兒顧忌的笑

聲。彷彿一籊碎蛋殼，落在石版上，霍霍的發響得挺乾脆。——但也有點兒無聊跟枯燥。

這一回，胖傢伙也起了興，跟住他們笑。

『霍霍霍霍！好笑！真有點兒好笑！小兄弟們，是不是？』重又敞開褂子來，捧住大肚子，肚臍眼一挺一挺的。『的確有點兒好笑！是不是？唔！這天氣——這天氣！』摸了摸光光的腦壳，一腦壳的汗。『真叫人要笑得淌汗。唔！這天氣——這天氣！——這是個寡婦的天氣！』

說着，他又宕到正廳去。把左廳上有等級的笑聲拋撇在一邊。

『是的！這是寡婦的天氣！』宕到正廳，他又聽到馮長明在講寡婦什麼的，他也湊上去說了這一句。那時候，馮長明跟周大學各人佔了一把高背木椅子，正在白嚼蛆。（那個周大學，便是剛才笑得離開坐位跑到正廳中去的）。

『但咱們說的是這個寡婦！』周大學回過頭來似啐非啐的啐了他一句，同時，右手尖着中指，指指脚下那塊地面。『咱們是說，這野祠，挺像個寡婦兒，平

時，沒個人兒影子。今朝平白地給你自治委員王大老爺，淡掃蛾眉薄敷粉，打扮個齊齊整整的，引來了那麼多客人，竟在她肚子上做起文章來了。」

『霍霍霍霍！原來如此！說得好！說得好！霍霍霍霍！』

這胖傢伙，這白水鄉自治委員王谷虎，全仗他那份笑勁兒，給白水鄉那些白衫白褲的斯文人，圈在一個圈兒里。他哪里好忘却這一套沒尖角的磨平的笑聲呢。

『霍霍霍霍！文章人人會做，各有巧妙不同。』他又接着說下去。『您說這野祠是個寡婦兒，今朝給咱妝扮起來，叫你們這些貴客，到她肚子里來做文章。

——咱說，咱可是說，說那寡婦兒寡了十來年，也許廿來年了，一肚子乾柴烈火性，這天氣——這天氣，全像這一套。就寡婦那麼的熬得人發急，發狠，淌汗：

：呵！好大的汗。霍霍霍霍……』

王谷虎就愛那麼個打趣。夾着笑聲，抹了一把汗。跟着，兩手提着小褂直襟子，一歛一闔的打風。胖肚子頂得高高的，像座墳，肚臍下一溜黑毛蔥子，像叢

墳頭草，跟着在左擺右搖的。

『可是，剛才我跟馮大哥說過了。』周大學彷彿瞧不起王谷虎這付軟骨跟媚態，虎下臉來說正經。『這手文章，總算你做得好。自然，我也還看在馮大哥面上，不過咱們白水鄉，白水鄉到現在還沒個有高小，這一會我是主張把錢全儲來起——組織個經濟保管會，預備將來辦高小。』

『那辦法——那辦法，我十分贊成。』馮長明畢竟是個大學生，在上海東陸大學讀了三年經濟科，自有他那一份打算。這句話，說得挺落實。彷彿上司批准小官的請求似的。『如其你們——你們都同意，我準叫爸爸慢點兒把這筆錢交出來，免得分散。』

『是的！是的！』這是胖傢伙王谷虎說話時，第二種武器。說笑話時，他不忘一陣又一陣的霍霍霍霍。說正經時，自然是來了一大串『是。』——『是的，是的。這份好打算，可還有些兒「不是。」是的，是的，咱們總得那麼個辦。不過——霍霍霍霍！你老別發急。你老在府里唸書，這一點手面是知道的。』他於

是雲雲眼，叭叭嘴，湊上嘴去，給攔在周大學耳朵邊。同時，拍拍周大學那肩膀，聲音却仍舊說得連馮長明都可聽到的。『你該想一想，這寡婦的天氣，熱得人儘淌汗，喘不過氣，所爲何來呢？田頭上種田的那些蠢東西，便也有二毛一天；可是這里，全多是咱請來的。平時是穿長衫的——霍霍霍霍！你老別以爲今天都是短衫短褲的，但這是因爲有個寡婦的天氣——也有是高小畢業生，秀才底子的；也有是中學畢業生，像您老，舉人底子的；身分都不淺，幹嗎可以一個子兒不見的；讓淌了三大碗汗，回家喝冷水？這，這，這在我——老實說，在我心里是過——過不去的。』

『噯——什麼？你這位大老爺，又要那麼個轉灣子。』周大學拍一拍椅背，霍然跳下地，挺像一個跳高勁兒的，顯見他在學校里是個上好的競技選手。『你可別打錯算盤子』一付尖尖的猴子臉，沒絲兒那份做人應有的禮貌。稜着一雙黑眼兒，尖着嗓子叫起來。『咱們可還有臉兒說這點——咱們可還有臉兒收那一分錢？誰給了咱們這一份權利？誰叫咱們包辦來着？咱們這麼幹——幹了去！』猴

子臉轉向那左廳上去——左廳上三兩張長條桌上全走着黑溜溜的眼珠子，彷彿全在吃驚，發呆，看稀奇。可是這當兒猴子臉，又趕忙伸着瘦手兒向那面一指，接着說：『這麼個幹了去，可不是犯了罪？做一個公民，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哪得沒這份權利？可是您——您老要在寡婦肚子上做文章，却還不讓我把這筆錢在他們身上做文章？——原來的還讓它原去，是誰們應得的，就得還給誰們。辦高小，教育事業，福國利民，你可還想反對？這倒是在師範學校里教育學書上不會讀到過的。』

『是的，是的，——』這一回王谷虎該來第三手武器了。他一面說着是，一面拍着敵人底肩膀。越看別人上了氣，越把自己氣兒壓的低，連自己那個胖臉兒，也給笑得像要溶了去。『着什麼急呢，好說！——好說！你老這時候兒——這時候兒就是攔上咱幾個嘴，咱也是領教的。不過理想總是理想，事實總還是事實——這是一是一，二是二，含糊不得的。原說這些蠢豬子，有那份權利，可是上字和下字還認不出一個顛和倒來，又叫他們怎麼來寫上那三個字——三個字：馮

春榮——是不是，『說着，轉又拍一拍馮長明的肩膀』——怎叫叫他們能寫上您家老人馮二爺大名呢？既然不能寫，而這事又不得不辦——得辦！那是上頭的命令。命令急如火災，咱可不是拿水龍頭的？真是狗屁不如的自治委員，咱下屈一準不幹這不是人幹的事。』胖傢伙覺得這一罵，罵的挺痛快，罵不過人家，準得罵自己。罵自己，賽如罵敵人。全以為那麼個就給周大學心上放了一支冷箭。『除非咱——咱們不是十個月養的，還得幹！幹的人，全不是十個月養的，誰來幹，誰就是不是十個月養的。除非咱——噯，噯，但咱話得說回來，霍霍霍霍！咱挨不過火急令箭，咱得辦。既然馮二爺抱了份救國救民的宗旨，填上他，可不該。——該！十分該！』橫眼兒直掃，直掃到白淨的馮長明底笑嘴角兒里『承馮二爺的情，庫里多的是錢，倉里多的是穀子，分一份出來，賞賞咱們辦事的。可不該？該！十分該！——霍霍霍霍！哪，哪，哪，哪個呢——選舉法上沒規定，一張票子一份錢。錢，正是咱們代勞的——唔，——是的。是的，是的，是您老跟那些小兄弟代勞的酬謝費呀！』

這一回，王谷虎連說帶笑，跟拍肩膀，足足喘了一大陣氣，才說得通那麼個主見兒。左廳上那些抄手們，——年青小夥子，聽了這二位那麼個耳紅面赤的對辯，各有各的想頭和心思。剛纔瞧着胖傢伙滾下石階去那咬住筆幹笑的，全是些高小學生和畢業生。頭里，在他們單純的心里覺得周大學說的對，但跟着，又覺得王谷虎這一套，也不能說沒有理。雖然各人各具了分秀才底子，但秀才人情紙一張，誰願在這大暑天，熬住熱來，淌大汗，偏沒半個子兒見面的。要是辦高小，高小辦到鄉里來，那也不是玩意兒，誰的兒子，全可進秀才。那不就減低自己那分闊架子？

『這是——唔！這是師範生底主意！』座中便低低的來了這麼一句私語。

『當然咯，門路是要緊的。』——說這句話的，那就不免有點兒感慨。

但四個中學生淘里可不就那麼想的。這裡有個憂鬱詩人周小學，不用說，自然同情周大學——他底哥哥那一邊。有個王亞夫，却覺得二邊爭論都得不到要點。照理這事自然咯，是不該包辦的。但既然包辦了，這份錢，却不一定要用在那